

瑞金縣志卷十一

武進張國英重修

藝文志

國朝

放生記

知縣 郭懷琮  
陝西人

夫天地以好生爲德聖賢以愛物爲心戒殺放生儒者以爲佛氏之教亦未推究乎經書而云然也月令豺爲祭獸獺爲祭魚是物與物不使相殘也國君無故不殺牛卿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是人與物不使相殘也卽夫子亦云鈞不綱射不宿賜生必畜觀魚必書孟子亦云見其生不忍見

瑞金縣志

卷十一 國朝文

一

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雖無戒殺放生之文稽其實不稽其文其旨未有不同者至于佛慈爲首重凡鱗介之物殮之人口猶作唧唧之聲至喉而始斷惟佛能聞下此不能聞也鵠見眾人則驚戰見佛則安和何以故佛屢劫未曾殺生也凡三災起難刀兵凌兢血池骨山皆從殺業而感世人昧昧貪其口腹致損其大德召其災青維此東土而放生有其處戒殺嚴其詞始自李唐乾元問告天下置放生之池後世因之而戒殺之文不啻數沙獨黃山谷數言最爲警策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原同一種性各自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我自需不待閻老判自處當何如聞此言有不憬然省而

瞿然惕也乎瑞金陳君卉庵謝政而歸居家無事倡衆而建放生之期城下有一官潭爲鱗介之淵藪具呈蠲其額稅禁其網罟以作通邑放生巨湖魯公放生云環海爲池周天布澤同作是觀矣予承乏茲土雖無良政以及民而好生愛物詎無同心樂有是事亦願唱喁以相從公乃建生生之庵立道場之課佛聲浩浩晝夜宣揚導人心于好善祝鱗介以往生其功德誠爲無量者矣于是謹爲之記

### 放生池序

寧夏參政黎士宏長汀人

昔元魏李諧使梁武帝與之游處過放生所帝問彼國亦放生否諧對不取亦不放武帝時爲負慙不已每思李諧風采

瑞金縣志

卷十一 國朝文

二

有素不意睦隣修好敢爲面欺梁武夙嫻辭令亦不謂一語枝拄慙非所當慙也魏亦人國也無君臣上下宗廟郊壇燕饗饗殮之事則可若猶未也彈生于弓網生于釣割炙生于刀俎謂一無所取旣取而保其不盡取誰將信之特放生之說出于釋氏儒者所不樂道夫不綱不弋聞聲遠殺非故孔孟之家法乎以其出于二氏卽可以補王化之所不及者將舉而盡闢之母乃過堅城壘而且無以服二氏之心也予習儒卽舉儒者之所聞通之有如昭陽長信曠怨羈孤一日放宮女三千非古今所稱盛德事乎再如周興典獄義縱受成周內賢豪至求死不得一旦至尊警悟馳赦詔收殘賤省無

辜日月爲之低昂天地爲之變色斯亦極人世之至快矣再如黃巾毛面合蹙孤城失激塵飛行者負尸而汲相與枕藉待盡忽援師四集立解長圍男女擊鉦呼噪動地誠不意之死之生而遂得及于此也將盛德者不足爲而薄德可爲循良者不足爲而殘酷盜賊可爲乎借彼權此充類至義吾知其必有當食停七箸卽食且不下咽者矣陳君卉庵翻刻雲怡蔡中丞放生彙編又聞之邑賢大夫又謀之薦紳父老請負郭方潭爲放生所始終其刻書之意夫仁義亦何常蹈之則爲君子赦此尺寸之波死者得生斷者得續洩洩熙熙與爲無盡天下孰是無情之國哉卉庵其卒圖之楊先生延會

瑞金縣志

卷十一 國朝文

三

旣疏記其事予諾松竇之請復爲序之固非祇以福田利益爲賢者勸卽廣而云福田利益亦何敢自背儒者之旨乎

重修學宮記

知縣 徐有貞 海鹽人

瑞金爲江西南徼地界閩控粵而學宮在縣治之右規制宏敞明隆慶間予鄉先達呂公若愚堵公奎臨來令瑞前後葺理繼而長樂潘公舜歷又復增修功誠偉矣康熙庚申春予奉

命備員斯土見學宮之門戶牆垣又甚頽塌予惻然傷之詢諸紳士僉云閩寇蹂縣澤宮一片地恣爲牧馬之場維時哀鴻甫集庶事草創而興作未遑也因與撫摩噢咻越朞年民

稍有起色乃進邑之紳士而謀之曰今日急務無過于修理學宮凡百君子生于瑞地皆有攸責歲久堙阨其忍聽諸于是揆日鳩工擇任事生員楊明睿鍾嘉夔賴時鳴楊兆家謝瑞鴻鄉耆楊明綱楊兆晉督理厥事當此

國課孔棘例不得請于上以需公帑爲節衣減食稍佐俸餘不足則更籲諸邑之好義樂輸者上不煩公下不擾民而功以成蓋始于辛酉年五月而歲事則在秋九月也夫司牧之道當取一邑之始終計之先其一二大端餘者可次第舉故運會所趨不無缺陷而以人事節宣其間補偏救弊縱值凋殘之後亦可積漸而返于古此修學之所爲亟亟也若夫予始之諸君子終之景仰前徽羣相鼓誘諒諸君子固不肯多讓也

### 江東聖濟廟靈異記

余入瑞徧祀境內山川壇墀以爲民祈福則江東聖濟廟在焉載之祀典甚隆詢之父老子弟莫稽江東所指并廟貌徽號之由越明年禱雨有應知神之相也細索之得碑錄一帙于斷棗敝楮中載歷代顯異膺封謚事甚悉宋則文文山公與明宋景濂公兩記輝煌後先嘻神之靈功在國澤在人血食在土而千秋名筆垂不朽余亦悚切錄而記之按碑神姓石名固贛之社富人以其在貢江之東故曰江東生而秉靈

山川潛蹤耕牧弗耀也沒卽以神見耳然漢高祖之六年遣懿侯灌嬰從九江進兵討南越尉陀陀時度庾分兩道出信豐瑞金神詣嬰軍門獻策扼要指捷陀于是平班師論功首敘其名爵之召不赴後不知所縣人懷而祠祀則神生于漢初豐功高節凜凜耳目而寰宇記載其見神絕頂峯以告嬰軍捷期總之爲當時人無疑再考九江城隍廟碑所載吳孫權饒歌五章爲祭神製也必其功烈赫著歌而祀之越唐大中元年救墜崖之周諒符爽之覆舟靈愈顯而相與新廟雷岡像而奉焉時廟初建天地晦冥錄事吳君暨司戶蕭君令康黃二衙官往視皆立化二君尋逝令配食于廟諒非誣傳

滅不可攷獨文宋二公文章與事業人品爭光日月流傳至  
今若呵護之者斯已奇矣當其始祀曰昭靈大王宋自嘉祐  
至紹興凡五易徽號元自端平至至正凡三易徽號始定之  
曰聖濟崇惠顯慶昭烈忠祐王配若子皆授封綸高宗所賜  
赭黃袍纏絲瑪瑙帶南唐李煜五龍硯皆廟重寶今俱不可  
覓額則始曰嘉濟迄至正凡兩易而得今額事俱備歷代故  
牒中論曰古之爲神者或膺殊爵建奇功于當年死而思祀  
其常耳唯聖濟之神以布衣而護國庇民功難縷指上下數  
百餘年與山川同其悠久豈尋常血食比哉文公以爲秦漢  
間一有道士黃石公之流宋公以爲天星隕魄降靈于人  
而薦

澄心泉記

楊長世 邑人

邑有蘿山係鎧峯師之所習靜也茅椽數間方規一圃竹樹  
森列紛披入其境迴無纖埃誠爲幽勝師乃松竇高足弟子  
徧遊名山參訪歷年歸而息影于此靜功之外專嗜華嚴經  
每日數卷以爲常課戊午秋日予同吉州湯介眉訪松竇邀  
大師步遊其處圃外有一泉極其澄湛可鑑鬚眉味亦甘美  
原泉竇甚小及師來卓錫湧出如流飲可供數百人豈非天  
地靈氣原爲秘惜待有道人始爲注見而相契乎數人徘徊

其上不能舍去大師命予立名予名之爲澄心泉各賦詩志之以表其賞識昔子瞻與參寥子在錢塘有石泉槐火之句見夢于前數年後果有驗師此泉不減參寥向爲隱于荒邱僻地爲樵夫牧豎之所吸今得大師之詩以顯之而又有其名斯泉今始有其遭也夫

### 松竇記

去邑十五里之松竇采若大師之所駐錫也是山創于元至正三年癸未邑乘稱華光庵至明萬歷二十八年己亥邑令林公德廣改爲烏華山山中奇石孤峯望如雲湧萬松盤護雲樹蔽虧予少時曾一過此僅殘僧三四結室編茅而已因

歎當稱名華光烏華之時不知珠宮絳宇何似其擊鐘梵唄之士更復幾徒今祇殘僧三四點綴冷烟寒雨之中有其地無其人甯不負此一片山靈哉嗣大師受請掩關闢荒翦棘梵宇從新歲丙戌兵燹四至師避亂他所而茲山松桂椽瓦爲之一盡師低徊歎息挈杖南行歷吳越徧名山參報恩親附玉林和尚歷更寒暑爲法志軀與報恩機契甚密因緣所至乃終受囑于古南牧雲老人辛丑歸省親因衆姓復請而棲息焉法願宏大四衆皈依乃於雲屏舊址重建佛殿三楹左爲大悲堂鬱嵐峯下建晚香爐爲塔院事銓解老人老人大師之所自出也右爲石香樓庖湑理鼓鐘有序茶場䟽

圃疆理成行環山內外種松數千值蕉坊之孔道總爲山門仍舊名曰松竇儼然一巨剎也在昔祇園鷲嶺從前安有名字古佛一爲示見遂與忉利兜率同稱今以大師住座一日之緣他時學者指爲祖庭邑志光爲勝概則松竇口水撮山借大師而並傳不朽不亦幸哉癸卯夏日偕姪以叡入山禮佛之暇時與登臨坐嘯旣感念今昔興廢之由復讚歎一時佛法之盛恭承師命援筆而記其顛末云

甘露閣記

魏禮寧都人

瑞金南郊十二里所曰松竇甘露閣者松竇當門內之閣也懸巨鐘其上學佛人采公旣闢創是處有甘露降於松三日

瑞金縣志

卷十一 國朝文

八

松延袤里許露普焉凝如脂飴鋪地可掇取予之遊松竇也猶得見其藏貯者主人曰此嘉祥也因以字閣雖然甘露誠振古所謂祥者也休徵在是夫天之降祥必有其道故龍馬出而伏羲以之畫卦龜出而禹洛書成蓋有所用之也其始也感召而應其繼也應而有事事乃五方之發明鸛鷓焦明幽昌鳳凰或以感聖人出或以爲水旱咎徵莆蕙萁莢亦不徒見丹邱獻甘露于黃帝存至堯舜時淳則露滿澆則露竭而唐文宗甘露降紫宸殿櫻桃之上帝親采嘗之百官稱賀其十一月乃有金吾甘露之變何哉然則降于有道之人則祥無道之人則非祥而災如春肅殺冬榮華耶采公學佛人

之有道者其甘露降將必有所用其祥初予至松竇閣始鳩材鐘著隙屋未懸予最愛石香兩石久坐此室中對采公甚得及閣成主人落之以詩今猶未睹閣成後之松竇如何昔陶潛訪遠公聞鐘聲有省攢眉而去潛既有省又攢眉去何耶他日子復過松竇聞甘露閣上鐘聲更未知何如也

### 適園記

予以抱疴將屏人事于瑞金先命兒倣往定舍館予行至及西北郊望見喬木鬱蒼廣池延袤滉漾映照浸近隱隱見樹中亭橫水際有人笑語聲曰此何園亭也予僑居得此樂矣于是世倣前逆而言曰此楊先生適園也請館是則六逸君

瑞金縣志

卷十一 國朝文

九

偕仲君惟才延于門入門槿竹梅桃木芙蓉梧桐夾徑植過所見亭曰橫青徑再折則選小石列立樹下嶙峋而對衙至于遠心堂焉堂前後繚以短垣墀盆花雜蒔于時春日朗暢惠風拂襟帶意甚樂也予因憶昔歲讀六逸君三世唱和適園詩心羨樂之嘗曰吾安得至與吾老友一觀此適乎乃今遂僑舍于是又念予三十年前來朋友意氣履蹻然戶外論文談讌無間日今凋落幾盡存者不數人所至有西州之感而猶得與君父子坐名園揚摧古今瀟疎如世外人豈偶然哉夫佳境能移人情以樂亦能引人情于悲此物理之自然也園最適者亭當月夕天水融浸如行坐冰壺中夕陽西射

霞綺將散水木明媚麗好池荷香晚逾淨入亭四面周圍可  
眺取時與主人及兒子輩坐其上樂而忘去或乘月出園北  
行回首西南望則疑深林大壑莫能紀極有虎豹虺蛇山精  
怪物藏其中怖不可入而未信吾身之日居乎此所謂適園  
者也魏季子曰適園者園適乎其人也人不適園惡能適之  
人固有至適之境而終身未嘗一適者此非園之過也古今  
之能言適莫莊生若曰大林邱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勝  
適之權在我乃其言曰以生爲附贅縣疣死爲決疣潰癰又  
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然則附贅  
縣疣載我勞我其必不能自適也必決之潰之老之死之而

後適是適之權在天與人吾未見其能適也善適者勞亦適  
佚亦適悲喜焉亦適適乎心不繫乎物夫惟不鑿于入而嗜  
欲淺者能之安往而不自適哉此主人之所謂適也而斯園  
也亦適主人之適何不可主人心與天遊涉于境而不滯于  
物役是以知其能適予且資其適以卻疾而疾卻矣寓園六  
閱月忘主賓若吾適園焉兒儻至者四儼侃皆一至而久居  
與君如一家人吾之子更與君之子孫修世好吾又甚適也  
園西並爲古寺予前三十年寓處曉夜送鐘聲于園園西有  
古樟樹不知何代物其輪格蔭堂右个主人臺兩成護之當  
盛暑坐其下涼風颯颯生衣帶間

東禪庵記

楊兆鳳 邑人

距瑞洽四十里有邦坑地僻在萬山中複嶺疊嶂林木陰翳其人椎魯耕鑿之外無他營明萬歷丙申歲僧演宗來自萬安結廬於此顏曰東禪庵蓋志于幽棲以視世之趨附市廛捷徑要近者有間也演師自建有此庵崇飭棟宇置買田山積日累功一株一粒皆從手足胼胝中出則其生平精勤之力敦樸之行又與世之游惰求索者天壤懸隔也傳歷數代近八十餘年法裔繩繩能守其業且恢而大之演師之貽澤遠矣予少時頗好遊覽足跡雖不及方隅以外而窮崖邃谷每不憚登陟曾一至東禪庵經宿而去彼時主僧與予兩不

瑞金縣志

卷十一 國朝文

十一

相辨識迄今幾二十年矣而演師裔孫成隱乃以東禪顛末求記于余或謂佛既空諸所有更何有于梵宇之建立蓋佛以宏願廣度衆生必使衆生因他佛以見此佛故見千萬億身徧諸塵刹其學佛者亦事千萬億身莊嚴法界自漢晉以降九州五嶽之內名山佳勝之境巍刹峻宇何可紀極下至一邱一壑翦棘誅茅燒鐺煨芋以爲自利利人皆佛之所許而人亦無敢訾也今演師之于東禪建庵計費若干置田山費若干海鉞寂偉成隱照貞等購曾氏山岡以益常住計費若干一者勞苦筋力創造于前次亦克自振拔不忘先訓相承于後其功正侔兩者皆足傳也演宗祖孫當亦在載筆之

例也成隱號邁庵東禪薙染繼爲芙山高足邁庵每代眉老人諄諄警策沁入心腑于其請因慨然于二十年所見之東禪而并記之以此

### 遊陳石山記

予邑山之奇者必數東北東北從九皇至白蓮山數十里皆石而陳石最奇志載陳武帝微時居此帝吳興人也殆不可信昔土人避難築城後經兵燹其地遂蕪己亥七月涉江而東路漸幽沿崖面壁背日無光雲走其上巉巖然山若俱動轉入凸凹陳石參錯羅立如壘如塊如螺如印如鼓如鐘如高牆古臺黑雲屯雨涉水日暮遂宿北巖巖有僧磊而居坐

甫定返照忽來對崖赭然如赤城其光奪目次曉渡水觀所名試劍石高百丈大如之中有裂痕如削轉至麓人從石縫中迤透而行卽達蠟燭峰循峰下渡斷橋披藜莽有高巖如一石國卽所稱羅漢巖寺燬山空爨處止餘一米堆石土人傳此石出米給僧其上石乳倒垂有如肺肝者蜂房者人鳥形者甚多崖瀑數十丈是時日光相映中斷作絳青色諸子以爲虹下飲予曰日所照也因舉孟襄陽日照虹蜺似之句從瀑側有修磴如石廚人行其中若獠猿予與諸子跌坐其內高相招呼聲爲瀑亂不能達再行五百步曰千丈崖如屏依空其色丹昨所望赤城卽此處周五六百步中開一洞魚

貫而升其內衆山磊落各自擅名有砦曰點兵者居前其險若塔有砦曰天子者居後寬廣可容萬人中多桃李竹箭之美從兩砦合處而下曰打兔卷夾道小巖數十嶽嶽覆人再行曰一線天由小砦鞠躬走百步巖絕不可行僕夫大施鑿斧芟蕪蔓以入觀所謂龍湫湫有三皆圓如月湫上覆小巖有竇如甑口土人呼爲箕圈水從其中篩下自高處投石礫然若金鼓聲水邊石皆圓潔予意欲再進同行苦飢渴遂返巖命僕夫安行鍋于廢竈掃腐葉煮流泉既大飲盡醉分韻以紀勝焉遂拂崖壁大書于石是遊也寢食于雲嵐水石中者四日夜同遊者七人二僧負書硯臥具酒器遊榼者七人

渡大溪四因念二十年前此山爲高僧逸士所居則藥草幽花繽紛委藉入其中者有忘世想二十年內此山爲避難之地終以致亂或因一人而誤百千人之命其間豈無英雄失路托足無門者乎豈無義不苟安如田橫之五百士乎豈無然諾相許入水火甘如飴者乎而今皆以一亂概之嗚乎可悲也已予乃酌酒而招之于時風木蕭疎哀湍幽咽太息之餘悵悵不能自己援筆而記之

改建學宮記

贛州知府 謝錫袞

山陰人

郡治之東偏距三百八十里爲瑞金縣縣之學宮建於城南宣文門襟山帶江淵涵澄澈峰巒環聳其土風夙稱淳茂今

年夏余以事經瑞邑周視宮牆較諸邑獨爲巨麗於是諸生進而告余曰瑞學之傾圮久矣令之蒞茲土者固力屈于征輸而邑人之欲合私財以勤事者又難於任事邇者父母毅然振興集邑之紳士共謀修治趨事赴工輸將恐後迄今廟貌聿新行且燦然改觀矣余因念諸生之能敬事

先師而令之能修舉廢墜也初秋諸生乃以落成來告謂余曾目覩其經始之規模也因欲得余文以記其成余故得爲諸生樂道之也國家首建成均而於郡邑皆立之學鐘鼓管絃出入升降皆所以明教也且以博士爲之師敦詩書說禮樂朝絃夕誦整躬修行以期無負乎先王之道則學尊而教

以行初非有所徼福於其中而後爲之崇其棟宇潔其俎豆也而學者不察每以科第之盛衰視學宮之興廢若然則母怪乎佛老之宮朝而圯焉夕而呼于市市之屠沽傭保操其興革烏合而集事不崇朝而翬飛鳥革矣何也其徼福者衆而趨事者之易易也今夫王者御明堂而出治九重壯麗而百僚以肅牧伯坐堂皇而蒞民衙宇嚴密而庶職以舉宮牆者觀瞻之地而多士之所進德而攷業者也今士之濟濟而蹒蹒者果能日至其地敦詩而說禮乎上之講明性命精微之理下之時習射御書數之文乎夫士修之於家而獻之於廷果其學成名立朝廷顓俊之典三歲一舉行何患乎書升

掄秀之乏人也雖然士初無徼福之心而於數仞之宮聽其頽垣敗壁風雨飄搖可乎瑞邑之學宮或修或廢自二百年來未有如今日之巍峩崇壯煥然改觀者諸生經營勞瘁五年而後告成功可謂勤矣其所以崇觀瞻興教化兢兢乎惟先王之道是務則學成而名亦隨之將見人文蔚起科第蟬聯未必非興起學宮之效也夫政令修而人文盛亦蒞茲土者所深慮未遑而殷殷望之者也今者宮牆巍巍焉絃誦比比焉舟車之往來衣冠之游歷觀瞻徘徊知其邑有人焉則瑞雖巖邑乎其于事業文章正未艾也因喜而爲之記

書院記

楊以兼

邑人

自養士之典廢士皆散處家塾膠庠徒爲虛名郡邑于是有書院之設所以彙集英才造就多士誠盛舉也院中必有所崇祀或在昔名賢或近代大儒俾學者四時有所瞻肅且景以爲模範然亦有因而致非汎然舉也邑之書院則祀陽明先生蓋以先生揭良知之學以振一世之聾瞶續千聖之微言自周程朱陸而後繼孔孟之學者惟先生一人而已正德間先生開府虔南時山寇擾攘戎馬倥偬而坐擁諸生講學不輟旣而閩寇竊發先生督師進討道經瑞邑及寇亂旣平師旋之日適邑有旱魃之侵乃爲禱祀東山雨卽傾注上下沾足先生于是作詩以紀其事邑之縫掖執經問學娓娓開

導畱數日而行後邑令王公將舊時學宮故址創爲書院以  
此爲先生講學之地遂祀先生于院中歲久毀壞泊邑令呂  
公乃重爲整飭棟宇一新後人以王呂二公旣大有造于瑞  
又皆服文成教者遂進以爲左右陪位報功以祀蓋亦人情  
之公有不可泯者鼎革後遂爲居民聚族其中康熙甲戌年  
諸生胡裕昆等具詞撫臺批府縣查實凡三覆始令一切鳩  
居者悉行遷徙自是寸土悉歸書院約畧計之幾六十年矣  
於是裕昆等復議倡率通邑從新創造董事數十人擇日起  
工庀材宣力經始于乙亥年十月落成于丙戌年七月中爲  
講堂三楹左右耳房各十餘間爲諸生肄業之所前爲大門  
三楹右爲去思祠後離講堂數十武爲步雲樓高出雉堞之  
上其下爲堂卽祀先生與王呂二公處也舊爲像設袍笏儼  
然令人起敬畏心制云善矣然歲久易于剝落而修理不時  
反爲褻越今特易以木主金碧可以長新首事者固幾費斟酌  
非敢從簡便也其餘土作庖湑纖悉具舉而制作精密規模  
宏敞畫棟連雲觚稜礙日較之往昔尤爲壯觀釋奠之日  
多士畢集旣竣事咸退集于講堂見乎人文之盛彬彬爾雅  
而觀摩之益樂有同人予于是亦竊效一言以進曰諸君子  
志念古學矩步先儒則崇四子尊六經揣摩羣藝畋魚百家  
于此而離經辨志于此而敬業樂羣吟焉誦焉游焉息焉須

之三年吾見其小成須之九年吾見其大成然後出而圖吾君爲天子作鹽梅爲蒼生作霖雨蓄有用之學抱經濟之才遠不負陽明先生之訓近亦有以慰諸同志創造之盛心則書院之有光于一邑而爲功于名教也大矣是爲記

深隴看梅記

邑北六七里爲深隴綿江遶之中有古梅近萬株花放時雪豔浮空芳香襲遠近雖羅浮孤嶼未必有此爛漫也恨開當歲暮正朔風淒緊人事又復倥偬自非雅士高人遠外塵事游屐之至焉者蓋已寡矣憶童時侍先君子及族兄惟明謝怡古前輩一至其處香雪成海繁花著枝酣飲高吟意興勃

發時則有詩趣而無詩思有酒懷而無酒量然而情則已暢矣嗣是以後名途宦轍羈縻半生殆于旣悟昨非風流又已久歇家園兀兀寂對無歡乙酉之臘湘江文君山起粵水吳君松若各以扁舟來顧張子桐呂居近梅花村持一束邀予云此地梅花盛放名士踵臨先生能忍凍一遊乎予卽欣然拉客并邀劉子岫立胡子世千命次兒執杖行甫半途微聞香風一過客誤謂已幾予曰未也此如王母將降使青鸞預傳消息耳復行二里許酸香撲鼻轉甚客謂已至無疑予曰此又如元奘行至西竺法王已在箇中尚有香河一隔也客因撫掌大笑俄見怪石嶙峋布列江側張子攜茶具遲客其

中予亦足力微倦撫怪石啜清茗遙望隔江梅花十數里如積雪爲徘徊久之乃躡板橋入深林花已半殘惟選穠郁處設席開樽飛英片片落酒卮中因念數十年舊遊已同隔世卽還自顧鬚髮種種亦且與梅花爭白矣因各賦詩一章以志花與人相遭之盛

募建普同塔疏

知縣 朱維高  
閩中人

吾儒之教與瞿曇不相類而亦相謀也親親仁民博施濟衆此吾儒之事司馬溫公不習浮屠家言未嘗不稱佛爲西方賢者慈惠而愛物豈非以其心其理有可互參爲用而不悖者歟余自領瑞邑以來庶務未舉一善無聞然苟可以利賴

瑞金縣志

卷十一 國朝文

十八

民物者靡不殫心圖之一日晤維喆禪宗精談妙理稱及邑多善願就龍山右脅縱橫拓地十數丈建地藏堂爲普同塔院丐序以廣勸勉余曰是舉也不獨爲梵宇作闍維之三昧抑且與北邙開抔土之支提施濟慈愛互參爲用此其一端矣余又何庸拒焉嘗稽周禮蜡氏掌除骹如有死于道路必瘞而置揭書其月日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此掩骼埋胔之令王政所必及所以西伯澤枯骨陳寵收遺骸再如東坡之贈李廌堯夫之助曼卿曹褒之爲校尉而禮送營舍停棺皆此惻隱之一念感物而動隨境而施肫肫懇懇期無憾而後已然則喆師之矢茲願力其亦有見于此而

互參爲用者乎將見卜藏經始計日求成功必藉于諸檀越德乃綿于百千載美哉是舉邑人士其生歡喜心種人天果合尖圓滿庶幾有初有終哉乃若縉紳先生樂善不倦其性然也又何俟乎余言

瑞金縣名實論

謝 聘 邑人

國之所謂殷富者必沃野地廣糧賦倍多物業繁庶商賈雲集名實始爲相副瑞金當閩粵孔道水路上游停舟就陸爲客商信宿非聚集四方貨物交易有無如通都大鎮比也往往行跡至此見其熙穰卽稱爲殷富甚矣瑞邑受此虛名實爲大苦夫瑞之爲邑山多而不毛田少而土瘠有城市而無

鄉鎮土著之民耕讀之餘並無別業地利所產稻穀之外並無他物凡布帛器用之需取給外方百工技藝之術悉依遠人市肆廛居者類多吉郡廣閩徒手而來滿橐而歸試按籍稽之里止八鄉戶僅千餘田方二千餘頃糧則千五百石所稱殷富者謂何兼之數十年來屢遭兵寇城外房屋盡爲燬燼饑荒洊至水火爲災疾疫連歲喘息方定又值變亂故家大族夙積久空編戶小民擔石無儲真如病人體似肥澤元氣久虧又如蕩子鮮衣外飾家尚懸釜嗟乎貧乏如此而尚以殷富名之諸凡征車使轍竟與上邑等而不能一邀貧乏之恤民之苦有難言者矣所望愷悌君子如意惠愛使瑞邑

終登殷富不致以虛名受實害也幸矣

雲龍橋紀略

楊方英 邑人

雲龍橋之創建載之邑乘由來舊矣向皆架木爲之約計三  
四十年必有水火之厄自順治乙酉燬于廣寇邑人病涉殆  
十餘年至丙申歲嘉興錢侯倡而新之結屋其上以避風雨  
策云善矣然卒不能易木以石爲永久計故至今又一大壞  
蓋亦勢所必至也往來旁午莫不惴惴有履冰臨淵之懼陽  
信田侯來蒞茲土慨然有改造之志而未果會丁丑四月山  
水暴漲衝塌十之三四隨而溺者且百人幸附架木皆得免  
難侯顧而喜曰是蓋天意欲成此一段機緣也遂于是年九

瑞金縣志

卷十一 國朝文

二十

月乙巳會同薦紳士庶秉公設誓祭告百神期于必濟邑人  
咸多侯此舉歡喜捐輸以十一月入山採石爲始至辛巳三  
月戊申竣工共爲石梁長五百四十尺廣十六尺高二十八  
尺翼以石欄高三尺五寸共費金錢六千兩有奇食米二千  
石有奇初侯之爲是役也或有以時詘舉羸爲言者侯曰姑  
試爲之爲而無成猶愈于不爲也况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安  
知後無繼我而成之者乎乃未及四年而全橋告成堅密完  
好侯向所謂天意誠非天意不至此爰筆而記其建造始末  
俾後之人覽觀焉

附造橋董事楊以兼賴時鳴楊方英胡朝極謝瑞鴻朱雲

映胡奉立陳堯章楊兆敦陳堯文張彬楊兆滋楊兆岫楊  
枝衍胡朝統李應達楊敷求胡聖世彭霞章李公彩蕭弼  
襄楊迅飛楊爾敬楊德韶謝霞舉邱易元僧位居

重建忠烈祠記

教諭 劉元儻

南昌人

己巳冬余司鐸于虔之瑞金道由郡城溯洄而東行四百里  
漸入瑞界見其層巒疊嶂峙聳雲霄間而江流隕激怪石嵯  
峨尤稱奇絕意其地必多忠孝節義之英鍾毓靈異與山川  
並垂不朽及抵瑞日與諸生晉接往來而于吾宗人士爲較  
曠一日過世篤忠烈之坊詢其源流乃知爲劉鵬舉夔公父  
子竭忠于宋明令呂公卜基祠祀且建坊焉里居北城門外

瑞金縣志

卷十一 國朝文

二十一

今宗韓仁夫鮮睿諸君子卽公弟鶚之後裔也復閱邑志載  
公父子斥奸受害狀最悉輒慨然歎曰其殆稟天地正氣嶙  
峋浩瀚與山川並垂不朽者與越今癸酉夏鮮睿復揖余致  
詞以忠烈祠宇建自隆慶中歷今百餘載矣風雨飄搖幾成  
斷瓦頽垣委俎豆于草莽屬在後嗣其何以安茲者謀諸族  
人歛貲鳩工大舉而更新之廳事房廡視舊制加損益幸賴  
先人靈爽竭蹶告成敢乞一言序之予才識譎陋愧弗能文  
然私念邑有大賢典型斯在不禁躍然起曰公爲宋代樹天  
常爲萬世扶人紀固邦國之重豈徒區區孕一鄉一邑之精  
英號稱傑出已哉當徽欽之世天下岌岌多故矣端人洗滌

諸夏陸沉庸庸者皆泯忍就功名甚者猿攀狐媚傾君誤國  
獨公父子相繼以折奸進賢爲務以見危致命爲心雖時窮  
勢迫不能回弱水東流而高風勁節至今猶凜凜有生氣焉  
推斯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嗟夫自古僉壬竊柄惟正人君  
子受禍最烈然天下有變亦惟恃有忠臣義士之氣挽天心  
于將絕延國脈于垂亡耳不然六賊構黨權臣主和非公之  
立意皎然則內奸外侮亦安所忌哉今吾宗人之重新斯祠  
也無亦惟是妥我先靈時其裡薦不使睹榱桷而心傷且令  
盱衡弔古之士顧瞻廟貌知天祚明德奕葉綿遠不至抱六  
蓼忽諸之痛也然余所望于宗人者不甯惟是夫敬承先志  
志克昭繼述之美矣

重建嚴坑橋記

賴時鳴 邑人

距縣治西五里有溪曰嚴坑爲抵郡城泊雩會往來要津溪  
中流于夏坊墩左右綿衍田千頃凡京作而由是溪者卽暮  
夜無慮數十百人溪甚淺褰裳可揭人每狎而玩之比漲洶  
湧瀆濇俾大江焉昌險而涉胥溺者不知凡幾隆慶庚午邑  
侯呂公望松命省祭梁思孔耆民鍾用世勸募拱石橋一座

後傾圮無時鄉人亦時爲修葺至康熙庚辰而大潰無遺址矣適當物力消耗之候所費不貲勸募無從行人望洋而嘆咫尺千里余惻然傷之遂獨捐橐金而重建焉凡橋之建也須于兩岬而砌之以隄隄必上宜削而下宜禿所以殺上流之勢也而是橋獨不然濱于大江纔數十武每江水暴發則溢而入于溪下流者返而爲上流是隄之上下均宜削也不爾則上下俱受衝激隄易壞而橋遂因之以圮又選石不堅霜雪剝落每多粉裂零墜之患加以甃不密緻僅屬蟻漏從罅而穿往往長隄大塹爲之決焉且外之所甃者雖無隙而內之所實者或襍以碎石築以浮沙亦中蠹而空一遇湍悍之水其崩塌爲尤易年來邑中梁成不一其處余俱與有微勞故知之獨詳爰召匠氏而限之以程式復同隄兒躬親督率差稱完固焉然是橋也能保其歷千百年而不敝哉人之好善誰不如我繼余而起者自當不乏特恐建造委之于石工不準余前之所云云者則未免徒費金錢不久而卽歸于潰壞爲可惜耳爰纖悉記之以備後起君子之採擇焉橋經始于己卯落成于庚辰

龍霧山記

朱大仁 邑人

邑西北三十里有山曰龍霧其原自撫建經大華山層巒疊岫綿亘百餘里抵常鄉界高峰矗起遠插天漢邑北之障也

以其境險峭不嘗至焉歲壬午季秋余與鍾子宏毅兒曹永京永言始一游此從樵徑紆折屈曲而登數里許乃至山半峰迴谷合林木繆躡藤蘿交攀疑若前無路者因少憩時玉露凋楓金風翦樹見黃花紅葉滿地如錦繡妍艷快人心目聞鳥語蟬鳴自樹間來暢然者久之俯視山下澗水斜流潨洄漣漪淙淙作絃瑟音令人有濠濮間想再行一里餘上高坡蜿蜒起伏渙若雲連前一峰突峙卓然獨秀峰之右有路敬仄而行數百餘武方平行上爲僧寺寺與峰忽相向立古木于章環之僧禮梵時鐘磬魚鼓之音高下疾徐悠悠鏘鏘遠聽如雲中笙簧非復人間響也寺前池四時不涸峻嶺得

異泉竟莫測其所自其水鮮碧瑩澈毫髮可鑑相傳爲仙女池謝仙翁瑩在其側昔仙翁採薪立池畔觀仙女弈啗女所遺桃後遂上升去至今里人咸祀其墓循寺左行緣折上磴甚陡絕又一峰高聳奇特旁無援輔如芙蓉天半削出與前峯相頡頏松篁桂柏鬱然而陰煙霞籠罩藹然而媚峯後嶺岫相續續而復斷迤邐縈紆狀如龍蟠鳳翥不可端倪及峯頂殿閣穹窿祀鎮武鄉人祈禱輒應登其上疑置身天半李白所謂呼吸之氣可通帝座其似之矣周視環顧近巒擁翠遠峯接天雲飛霞落恍在目前憑高俯瞰平野皆空數十里之川原溪澗岡陵墟村歷歷可數俄而夕陽在山乃返寺僧

翦菊和茗清芬可挹樂何極也值月已升皎潔如畫娥影入  
池中水天一色余方與諸子拈韻推敲忽茂林內香風徐來  
隱隱似有竹馬聲昔謝仙翁喜騎竹馬詢之僧聲來奚自僧曰昔仙翁  
飛舉後間于風晨月夕來遊此地跡之輒不見今之夜得非  
驂虬控鶴游戲山中故有此異乎頃之寂然月色漸昏烈風  
迅至若虎豹怒吼而山谷震裂也同游者皆怖約三更風月  
清朗如故就寢恬然夢與日間之游覽無異將曉霧氣蒸山  
峯巔尤濛濛經晝不散如游龍行空烟霧爲之障蔽龍霧之  
名本此真仙境也先孝廉公因榜之曰龍霧仙山云噫山之  
名于邑也久矣而游人之登臨絕少今予偶一至之其可以  
無言乎

### 重修壬溪橋記

壬溪橋距縣治三十里爲壬田之津要路通撫建閩汀車徒  
絡繹不絕其所關至鉅也創自予高祖壬溪公前令呂公若  
愚謂橋由祖建卽以其字名之亦猶市名公超鄉號鄭公之  
義云明萬歷甲戌經始鳩工越兩載乃竣事捐貲九百八十  
兩爲石墩四其長廣高下詳舊志給事盧公達記左右架屋  
二十餘楹列肆市居商賈人無病涉之苦且便塵焉自乙未  
至乙卯二十餘年中兩災于祝融疊經修造工費不下五百  
餘金皆曾大父粵西臬幕心齋公捐修力邑侯潘公舜歷復

顏榜以紀其績明未燬于賊大父赤城公欲復葺值鼎草家  
落力不逮康熙壬戌夏先君孝廉仲銓公倡族衆同僧募修  
規制如舊費至二百兩有奇二十餘年間溪水安瀾無橫流  
患丙戌五月朔大浸稽天波濤奔湧田舍居宇在在漂沒不  
可數計橋傾一墩涉是溪者不免望洋鄉人不克具舟楫乃  
益思先德焉水暴漲後霖雨復經旬濘泥深二尺許繕治居  
廬不暇顧安得念及此維桑與梓僉曰此君祖之所建屢圯  
而屢葺之悉賢子孫之功也今置不問毋乃利賴不竟而墜  
先緒乎予曰唯唯丁亥夏與叔世逢兄大立弟錫衍錫億大  
宜大程姪永遐男永京永亮始各踴躍捐貲集羣工而攻之  
計費五十餘金兩月遂告成自明甲戌至今凡一百九十四  
年世幾變時幾更橋不至于傾壞恃屢代之修理故得不廢  
夫善無巨細在于力行大者施濟溥博覆庇蒼生至于僻壤  
窮陬仁政之所不能遍者有人起而爲之此亦賢士大夫所  
嘉與鄉里之所德而孝子慈孫之所宜深念者也斯橋也創  
于高曾興廢屢矣今大仁幸與子姪勸舉于數世之後庶幾  
析薪克荷耳然蘧伯玉恥獨爲君子異時之滄桑變易風雨  
漂搖不能無望于繼起者也

九仙巖記

王瑞挺

邑人

九仙巖在邑北四十里未至巖十里爲雪嶺峭聳壁立與碧

落相接有山從面起雲傍馬生之險亦奇絕處也從雪嶺下平岡漫衍行七八里許稍折而西登高阜復北行重巒複嶺迤邐奧折沿山根聚足循石磴而下有小溪界之泓渟清澈水中白石如碎玉齒齒可數旣渡躡級而上巨石塞谷口古樹兩三株蒼柯深葉若虬盤蓋偃于石上然者自是深入長松夾道修竹萬竿山花草蒨映帶喜其娟好而不能名也道旁恠石森立昂者偃者跂而人立者削如斧者虎蹲者嚙如蟲蝕者若渴猊奔澗飲者猛獸奇鬼若攫人者視之毛髮寒而豎稍定遶石室寺隨巖架不瓦而棟不簷而籓佛殿方丈香積齋廚皆因巖曲折置之石室中佛像古雅其世尊

羅漢諸相具足令人肅肅生敬畏心後爲合掌巖去寺數十百武翼于左者亦巖也隆然穹然中空而曠如覆厦屋可容百餘人有泉曰龍井四時清冽不竭溢出爲澗來巖之小溪卽此水所注也左巖之半稍缺曰香爐山樵木者出入焉予嘗讀書山中清曉晦冥雲縷縷從戶牖間出日光月色之所映射及巖四五尺而止風雨驟至林木鏦錚如介馬疾馳海潮洶激恍疑身在異域夜半聞小兒啼聲輒心悸僧曰此愁胡也每天朗氣清躡屐上巖巔羣峯俯揖秀巘環拱效奇雖善繪者不能盡之山中產筍蕨蹲鴟木奴可供食然其境過清僧非眞能忍慾節性者鮮克久居也昔劉夢得愛泰華謂

此外無奇愛荆山謂此外無秀及見九華方深悔前言之失  
謝靈運酷嗜山水所至伐山開徑窮極幽勝獨遺雁宕之奇  
斯巖也遠匿荒徼恨不令劉謝二子見耳叔于田巷無居人  
其言過哉巖名九仙者相傳昔有九仙冲舉于此今亡其姓  
名

### 改建孔聖廟記

謝重拔 邑人

聖賢之學其文詩書易春秋其言仁義其行孝弟忠信其人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事兵農禮樂錢穀政刑然必有  
所學之地相爲切劘昔先王之教士也上自天子之郊下至  
鄉黨莫不有學因祭先聖先師于其堂三代後周公孔子兼

瑞金縣志

卷十一 國朝文

二十八

祀隋唐以來天下州縣皆立廟專祀孔子而卽于其側爲學  
舍俾天下朝夕景仰起敬畏知所師法不敢詭異其行而荒  
淫其志氣歐陽修謂致治之盛衰視學校之興廢有以也夫  
從未聞聖廟漫漶不鮮致于荒頓而士人不一介意謂是此  
邦崇儒重道人才輩出者誰其信之瑞金聖廟自南唐以來  
遷徙不一至明嘉靖甲申乃建今址隆慶辛未縣令呂公若  
愚稍加敞迄康熙己卯百餘年矣不修且壞縣令田公俞率  
瑞士四十餘人盡卸其舊者而建之望廟移就北去故址三  
丈有奇自殿廡至廟門泮池櫺星門泮宮門大成門橫直之  
度俱倍于前巍峩壯麗得未曾有聖賢先儒神主豆籩簠簋

之屬悉制作明備他如啟聖祠尊經閣則葺堊而新焉明倫堂敬一亭名宦祠鄉賢祠教諭訓導二廡則皆改創邑樂輸貲近萬始己卯終甲申六年而後告成成之日邑人謝重拔先期齋沐從邑大夫暨諸君子後奉先聖先賢登位稽首百拜墀下行釋奠禮禮畢退而歎曰猗歟盛哉瑞士之學于斯者曰瞻廟貌儼炙聖賢于上將遵所聞行所知舉步不敢蕩踰浸淫乎詩書六藝之林而淬勵于仁義中正之內人皆道德明秀可爲公卿所謂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有如此者夫三代以下大儒名世盛莫過于宋若司馬韓范程朱二陸三蘇四真諸先生一時賢哲彬彬濟濟指不勝屈卽

邑之諫議劉公父子亦當宋時緬維前哲要皆讀聖人之書遵行聖人之事一旦立朝風采令人敬愛建樹炳炳烺烺昭若日星今世俗第曰建學而仕宦與科名丕振矣是固然而不聞乎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耶重拔願瑞士悉宗仰宋儒本經術以經世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出爲國家有賴之人若但覬覦一時之富若貴固大背聖賢之學不且負諸君子此日建學之苦心耶廟成太守謝公有記然而畧矣重拔悉其事謹詳志之俾後之君子有所觀覽焉

遊真隱寺記

歲丁亥予駕小艇歸自雙江水落灘石嶙峋起舟行極遲凡

七日始泊高塘去城尚六十里友人曰此處朝陽山有真穩寺者最幽勝騷客文士不一遊探可令山水笑人耶詰朝盍挈侶往焉予應曰唯唯次日登岸迤邐行二三里見山麓有古樹參天林木蒼鬱心怖其地爲虎豹所踞恠妖魑魅所出沒者頃之聞木魚鐘磬自深林中出一徑橫斜迂曲老榦修篁相護繞山犬驚吠不止僧出倚門立揖客翛然塵外入丈室規範整肅見其衣鉢典籍異尋常友謂予曰此山爲鄉之善人劉翰選所施曾延高僧霖峯老人住此霖師座下有藻蒞天目鰲峯三僧者皆當世鉅德尊宿常開堂說法山中予因歎曰噫嘻有是哉其人已往其流風猶有存焉者慨然令

人想見當日揮塵弄象霏霏雨花時寺後通泉一脈極清冽削竹曲折涓涓引入廚下以軍持接貯烹茗不煩汲採園蔬煨芋供客懽然一飽時杪秋萬葉俱丹寺頂風聲瑟瑟送紅葉點几榻間出寺外諸山環拱入目窈窕左谷有精舍竹樹陰森邱壑亦可人意詢之乃霖峯老人藏骨處其徑之來也有石洞長數十丈丹崖壁立上通天日可三四尺許壁上飛瀑如散珠纍纍着人衣袂下成淺瀨以石貼水中過游人春漲則不可行去寺雖里許然來真隱者必由此此最足增寺之勝僧謂予曰當陰雨迷離時雲霧鎖洞口往往如漁父復入桃源失所記路無處問津矣徘徊既久見樵童牧豎逐隊

下山脚穿林泉夕陽已在樹底乃揖僧別咏而歸竟曰洒洒  
忻然自得臥舟中因念吾輩往來涉險泛泛苦海殊爲西方  
聖人所嘆

### 翰閣記

構層樓于南城之上名翰閣閣下爲門曩曰宣文以聖廟前  
蔽于城垣乃鑿是門然亦卑隘門內僅見江水耳康熙己卯  
邑建學宮遂改增高敞乃易額曰大成閣二層高聳跨一邑  
周遭架木爲楹四面洞達丹柱雕甍簷牙高啄倒映于清波  
之下後則聖廟煥然令人起敬畏不敢俯視北爲綿水自黃  
竹嶺而下東爲貢水從汀而來浩浩蕩蕩合流閣下爲潭潭  
瑞金縣志

### 卷十一 國朝文

三十一

深潔乃邑放生處魚龍聚爲藪窟往往泳游上下騰躍有聲  
西望烟火萬家石橋如虹闐闐人熙熙穰穰若蜂屯蟻走江  
中舸舫相連泛泊迷津江之澣有浮圖聳出雲樹中峻嶒隱  
見如畫前則峯巒插峙翠屏碧嶂可一覽而盡至于烟嵐罩  
抹千態萬狀則不能以一覽而盡也登斯閣者四時之景各  
有其佳或風或雨或晴或雪或月皆足令人心神怡曠詩興  
賦情勃然而生若其兀坐無聊鬱鬱幽思不能暢遂或俯仰  
今昔與夫二三知己臨風把酒興致淋漓胸次洋洋洒洒高  
歌長嘯則于斯閣隨時登眺亦無不宜第閣非爲游觀建也  
然而可以觀矣故記之

楓坑庵記

康熙甲寅年逆藩變起邑戎馬生郊人各竄伏予舉家避亂智鄉道經瑞林寨父老爲予言曰此間有楓坑庵茂林修竹景物可人一清淨梵刹也時兵戈擾攘道途委頓固不暇此予且幼亦不知探討幽勝而觀所謂楓坑庵者厥後還家有人自瑞林來問亦問其庵無恙乎庵之林木無恙乎蓋久未嘗去諸懷焉歲丁亥吾宗雲階過予曰予族將修譜牒凡祖功宗德必書明季予祖原聰公積德勿耀曾以一家山水施僧爲寺名楓坑庵香火相續于今六十餘年矣周遭皆山峯巒秀峙蜿蜒盤繞古樹修篁參天漢陰翳庵頂上炎暑亦涼

瑞金縣志

卷十一 國朝文

三十二

颼颼如秋門前一帶清溪溪中石磊磊若魚龍虎豹狀石激水波呌號每白雲罩屋古佛幽香山僧椎木魚節梵音松濤奔騰自上而下溪聲怒作雷吼坐泉石間聽之不知是何世界敢請記之俾無忘予祖德且不淹沒斯庵之勝予慨然曰噫嘻異哉是予曩三十年前所欲至而未至者况以君之祖之好善樂施尤所當書第吾聞君家尚有勝地名中洲最奇昔予亦未得遊卽往時奔走亂離間并未之前聞何也豈鄉人秘惜不予告耶抑隱顯自有時耶他日倘得暇乘輿挈侶肩輿過君家訪所謂楓坑庵暨中洲者予雖鄙陋尚能爲君賦之

毓秀臺記

士生于鍾靈毓秀之地顯名當時流譽後世一時聯翩雀起又濟濟臻臻可不謂厚幸耶不然水淺而土薄不能蓄產奇特中材則苟且遷就立身草草一二卓犖者深自濯磨而輶軻不達至于窮久以老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於戲可勝道哉予邑龍自汀來蜿蜒數十里結縣治學宮萬歷丁酉縣令林公德廣以入局低弱不振于城北三里許築臺名毓秀上建亭歷今百餘載亭久廢一二頽垣蒙榛莽中臺亦傾圮爲狐鼠營窟穴前後脈絡歲久損塌不堪且一帶掘廁浚魚池者亦比次如鱗康熙癸未縣令田公俞偕紳士勸邑樂輸疊土成臺虧者補之低塌者崇之周道甃以小石上建閣三間烏革翬飛丹牖煥然閣下左爲門榜曰龍門臺前二里內臺後十里而遙皆負土實其破缺者疊石護其易傾頽者揀之陜陝度之薨薨工用衆多而固培毓之完百倍從前矣夫瑞荒僻處萬山中風氣衰薄自古魁人傑士雖間出然亦落落如晨星可數今後扶輿清淑之氣使不在丹砂竹箭而萃鍾于人材則是役也不亦休哉然予猶有說東夷生大舜西羌亦生文王孟津有珠而隋侯得夜光于蛇銜璧玉出崑岡而田父得經寸玉于野鍾離意得璧七枚于草土中此又何以稱焉大抵勢位富厚固有大力者操之若人之賢不肖其權

自我考之往古段干木隱而西河美王彥方所居盜指爲君子鄉鄭康成講學之地士大夫稱通德門居穢里不穢生闕里非闕人乃乞靈山川乎山川不又因人而重耶

### 禁烟議

烟草自海外流傳閩漳前明禁令甚嚴今則無地不種而瑞金爲最瑞金山多田少約計田止二千八百餘頃歲收穀二十八萬石儘瑞穀僅足以供瑞人况田有肥磽歲有豐歉則厭秕糠而拾橡栗時或不免乃連阡累陌烟占其半不思穀所以養人而烟不足以食饑不足以飲渴舍烟取穀宜不待再計也然緣鄉比戶往往以種烟爲務者何哉彼以爲穀之

利薄而烟之利厚耳夫種烟者胼手胝足其勞固倍于稼穡而工食資用其費亦倍于稼穡及當收採之時富商巨賈乘其急而以賤價售之未見烟之利能浮于穀此種烟之人已不能收種烟之利矣至城郭鄉村開剝烟廠不下數百處每廠五六十人皆自閩粵來凡米鹽雞豚蔬果油炭之屬盡皆騰貴此不種烟之人更受種烟之害也瑞金產穀雖不多然二三十年前下流米無運至上流者瑞斗米不過四五分未爲空乏今則下流之米一不至卽皇皇不能終日蓋一夫不耕或受之饑漢文帝詔度田非益寡計民未加益而食不足者咎在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糜穀者多

夫逐末爲酒醪尚不足于食而况廢厥田疇去其黍稷而惟烟之是藝夫通一邑之田既去其半不樹穀又歲增數萬剉烟冗食之人且日引領仰食于數百里外下流之米今年曰穀貴明年曰穀貴在上者未詳其故在下習以爲常一旦金饑木穰穀絕于下流如鮒魚涸轍存亡在呼吸間穿窬劫掠因緣相繼其害可勝道哉壬午癸未間太守謝公特立厲禁各鄉村無有犯者既而謝公卒禁遂弛所望司牧者加意斯民窮原委而明白曉諭之且三令五申嚴其法示其懲庶幾爲一邑除無窮之害而興無窮之利也夫

贛州府志

青雲閣記

鍾定曦 邑人

邑青雲樓繼學宮而成也踞城垣之東襟山帶河簷牙高啄夔出雲霄自北折而南諸峯林壑有一望千里之概壬午秋予偕二三同志唱和其間覽其層巒聳翠清流澄澈行道往來游魚出沒上下俯仰快心悅目幾不知身在人世間也因嘆巴陵勝狀氣象萬千河山雖小此樓得無彷彿乎惜乎山陬僻壤四方之人鮮有登臨而畫棟雕梁徒供一邑之游觀已耳其樓之有幸不幸歟客曰不然岳陽黃鶴形勝甲天下豈盡人人而登之至今千百載而艷慕之不衰者誠有所以傳之者在也予恍然曰噫嘻誠如子言彼深山窮谷荒烟蔓草中偶有創建雖竹樓茅椽一經品題羣相游賞今樓與學

宮同際景運後先輝映而安知學士大夫異日無一觴一咏  
流連此樓之上而青雲之名藉以不朽乎俄而月明四壁朗  
照黝堊丹漆之奇且有隣寺鐘聲漁舟燈火樓中之景晚而  
彌見其佳也

陳石山羅漢巖記

朱康侯 邑人

陳石山距縣治五十里石城天險峭壁千尋其中高岡幽崖  
可屋居亦可穴處有流泉可掬有澄潭數處可汲有不童之  
阜可圃可薪石門中闢磴級峻嶒一人守之千夫俱廢土人  
往往依以避亂相傳陳霸先微時常居此故曰陳石去今千  
數百年殆未足信其下則爲羅漢巖巖初蕪沒有僧結宇其

瑞金縣志

卷十一 國朝文

三十六

前距巖一里許時聞鐘鼓聲隱隱自巖端來披蒙茸驅虎豹  
入其中芟之裔之巖洞逶迤空中而曠掘地得石羅漢十八  
就巖爲屋居之屋隨巖架立不瓦而棟削石而藩巖于是著  
焉去巖屋數丈泉出其頂若簷溜前垂有澗居下秋冬間涓  
涓一線隨風進退進則水撒石上如珠退落澗中則于于喁  
喁音韻鏗然所謂撒珠泉八音澗其此也春夏晴亦如之值  
風雨大作則又如黃河倒瀉杳冥澎湃游人每虞其不測歿  
崖咸不能自定然卽彌日亦未嘗泛漲或曰其澗下皆空穴  
故不注但不知洩向何處去耳巖右隅覆一石狀若米顛水  
墨畫巖穿數隙泉溜滴石上不涸亦不溢僧因之廚焉引石

上泉注釜不假他汲而日無不足巖之景此爲勝最右則爲千丈巖卽城之東壁也壁干霄西向峙曩晨及午日光皆不到每日暉斜照與巖瀑相掩映烟霏霧結虹霓繚繞明滅其光景殆莫能擬似巖之左右狀尤不一有若劍勢者孟仰者獅伏者高者入雲頂平者若削成冥幻百出一橋亘其外荒荒漠漠都無所見橋距蠟燭峯則半里遙也當其跨峯乍入俯仰山勢瑰偉怪特疑巖卽在峯內顧數折而後得至橋近橋遠望惟見一壁障天烟霧冥合又疑去巖不知凡幾里習遊者日渡橋卽爲巖及抵橋路忽前梗益不知巖所在折而渡見泉石梵剝古木陰森修篁交蔭幽花怪草紛紅駭綠俱出意外至巖下疑雨疑晴雲皆從戶牖中出耳目變易神情恍惚殆不意其爲人間世也天下之山川巖洞衆矣以足跡所游歷則未有奇險幽怪峭闢逶迤如此其異者向嘗讀書其下于巖境甚狎今雖十數年不復游此諸佳勝固瞭然在目可歷歷數乃不幸爲土寇竊據巖爲之災泉石爽氣游人無復至止惟樵牧往焉吾恐數年而後其不復爲荆棘蒙茸虎豹窟穴如昔未遇僧時殆不可得此中勝概不幾長湮沒不彰也哉故爲之記復撮其景之最尤者十二作短什誌之俾後之人披圖臥游則巖自足不朽其陳石山因陳霸先而名地輿志亦云

重修文成書院記

朱雲映 邑人

古者黨庠術序之法興士生其時沐浴於詩書禮樂之訓漸摩於仁義道德之風以淑其身心而淬礪其才行一旦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碩彥盈庭師濟在位其所以養之素也自暴秦焚棄詩書坑儒者造士之典滅矣然其國不旋踵而亡漢興千百年以下皆留意學校而鄉學之設益寡惟郡縣之吏通經術而宏文教者往往興學崇儒以作人爲己任下至布衣韋帶卓犖自拔於人倫聚徒講學抗論草野之間士類翕然向風相與佩服聖賢扶持名教雖當運會傾頹而風節峻厲至於顛沛而不欺其志豈非上廢其典猶賴下

瑞金縣志

卷十一 國朝文

三十八

有以振作而鼓勵之歟邑舊有綿江書院嘉靖甲戌龍江王公所創也後廢己巳邑侯呂望松始修其舊而恢宏之中享王陽明先生以王公配食於左蓋陽明先生以正德丁丑中開府虔州值閩寇猖獗先生誓師殲賊道經瑞駐節院中雖戎馬倥偬羽書旁午進諸生講學不輟後之人以其過化之地故俎豆之配王公謂建院造士厥功多也後三十年戊戌復進呂公配食於右亦猶祀王公之志也甲申

國朝神鼎初定車書一統而小醜猶跳梁邊徼戊子閩粵流寇攻圍邑城四方避亂者蝟集城中無所容悉填擠於書院寇平重遷時喪亂後人人自保身家皆不敢問歲久相沿廟貌

荒圯春秋盼蠻止有堂可展拜餘悉爲鳩居矣邑諸生胡裕  
昆等過其地而心傷之慨然有清復之志甲戌上其事於大  
中丞馬公乃下令於郡觀察使吳公讞之得其實以狀覆凡  
三反復而後報可邑侯田公率先首事乙亥戒民遷居鳩工  
飭材式廓其制規模初就而匱於財丙子中輟壬午復謀於  
衆以畢厥功中爲仰賢堂旁兩楹爲齋五經房翼於左右基  
稍讓步雲樓枕於堂後視堂高一丈有奇右爲去思祠門廊  
高廠棟宇巍煥朱簷雕楹烏革翬飛連雲宿月金輝碧麗庖  
湏庫廡靡不備具是役也至丙戌而後告成董事者之心力  
亦殫矣於是生徒集於舍絃誦滿於室庶幾古鄉校之制焉

然古之爲學於鄉者俾仕焉歸老而有道德者爲之師今是  
典雖缺而邑之肄業於是者相與升降於其中凜儀型於釋  
奠睹聖賢於羹牆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朝而考夕而稽深造  
而不已自小成以至於強立爲聖賢接危微之緒爲國家儲  
忠孝之材出而適於世用皆於是焉基之則書院之功大矣  
哉

雲龍橋記

縣治東南隅皆面水而城其水則綿貢二流蜿蜒奮伏潏洄  
紆折匯而奔趨于是邑據虔上游控粵介閩爲仕宦商賈往  
來孔道水潦漲溢無時車徒苦涉古約舟爲浮橋然歲久易

腐嘉靖壬子邑侯王公鉞始易以木石置產列肆于上通商  
賈惠行人制云善矣越是百年中成而圯圯而修修而復圯  
予讀邑志不勝滄桑之感焉順治辛卯邑侯錢公江修廢理  
墜百務具舉橋于是復其故後間傾塌居民利于爲塵輒釀  
私錢補葺之故得久不壞歲丁丑五月淫雨夾旬洪波飛激  
夜半舁橋去盤旋漂沒于怒濤間肆中人熟寢行數里始覺  
是時拯溺者艤舟塞江隘以故皆得不死然自是而橋蕩然  
無存矣邑士夫楊方英等相與聚衆而謀曰橋之易也數矣  
屢爲水圯若等知其故乎墩卑而木性易浮不足以當滔汨  
之勢故災焉今也深其根高其制門之砥之悉以石豈不一

勞而永逸歟皆曰善愚者且竊笑之曰以凋弊之邑而創非  
常之原觀厥成未易易也主事者弗撓其議請于邑侯田公  
公曰吾蓄志久而俸薄未有以舉也公等其倡之于前貲不  
給則勸募于好義者于是度地審勢鳩工庀材北岸之半因  
基于水南岸則穴沙及底而後填以巨石鱗疊轟起墩增而  
高門列而拱面平而厚翼以石欄亭其上便行人避風雨長  
若干闊若干高若干經始于丁丑九月竣工于辛巳十月費  
金錢六千五百有奇復拓北岸神廟之後爲碑亭臚捐貲者  
姓名于石所以獎善而紀義也橋旣成輪蹄絡繹肩摩趾錯  
朝走暮馳如履周道行者安焉商貨工器左右芻列霧集雲

屯耀日驚視賈者便焉望之如長虹橫亘空中又若虬龍宛轉偃伏跨截于兩岸晴晝登眺烟火萬家雉堞壯麗通衢廣陌之縱橫長林遠浦之蒼翳商舶賈颿之上下咸在指顧間夜月凭闌澄碧萬頃纖翳驅而明河淨金波漾而鏡光輝漁燈千點與疎星錯落相亂壯哉一邑巨觀也杜摯曰功不什不易器利不百不變法愚者惑之智者斷焉方橋之初建也莫不以爲曠日持久勞苦而未必有成賴田侯之賢仁人義士好施之德與勸事者之勤劬遂得堅好完密砥柱中流視昔甃墩架木其利之堅脆久暫相去爲何如耶抑又有慮焉者造物變遷何常之有山之峙川之流天所設也有時不免

于崩竭斯橋之成人力耳安能必其久而不壞且安能必其必久而後壞是在後起者留意焉歐陽子云使繼起者盡如作者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予謬從諸君子後董事五年于茲得詳建橋始末而爲之記

中洲記

距縣治西北百里而遙爲智鄉鄉之土沃人衆者瑞林寨獨著世爲謝氏居山水環抱形勝甲于他境而中洲爲最洲在大江中智鄉之金洋溪與甯水匯經流以至於郡綿渺潏湫數百里而是洲獨介綴于中流洲之右水泓渟而深曰清香潭芻分支流爲小溪曲折繞出于寨之前歲丁丑予以邑大

事至謝氏族畱十餘日間與謝子君直尋行江岸因得掉舟而游于所謂中洲者洲長半里許江水潏洄纓帶灘石周遭如鳥跂獸蹲鼻口蹄股相交錯四望若洲之門戶焉者其上修篁古木陰翳轆轤虧蔽日月梵刹中深傑閣高聳自岸來視之若不知有此入其中始異焉時夕陽在山波涵倒影萬象之奇怪偉麗目之所不周者悉于水焉盡之俄而長颺驟發水石相搏噌吰鏗鎔之聲疑鐘鼓從寺出耳目眩駭幾不能自定噫嘻斯亦奇矣君直曰先生暫一遊止未足以盡此洲之勝也予少長茲土讀書於此久諷誦之暇循環周覽見夫春雨瀰漫夏潦澎湃雪浪拍天滉漭不見涯際連艫飛舳而下者衝濤觸石出沒于蛟涎蜃沫中予方骨竦毛豎而水師篙工閒整如意瞬息遠逝予以信承蜩弄丸之言爲不虛也秋冬之交水落石出日光雲影之所盪射作天鏡色鳧鷖鷗鷺宿者浴者翔而上下者若遠若近與人狎而不驚竚立遙望則凡山之翠厓之丹舉歷歷焉獻伎于眉睫而莫有遁焉者若夫朝烟曳練宿霧橫空抹長林迷極浦又有若摩詰水墨在明滅有無之際當夜靜月明聞風從松中作怒濤聲與灘水相荅往往神魄凄寒推戶出視竹樹之影橫斜著地金波瀲灩照拂衣帶間則又曠然以遠泠然以清矣尤異者水潦怒漲溢岸漫野洲如故獨不沒或曰浮洲云然是洲也

枕吾族居之後今形家所謂水口者是故洲之勝予姓得專而有焉予曰嗟乎異哉惜吾之不得朝夕寢處于是以極其勝也然而聆子之言中洲之變態詭狀已無餘矣竊歎山水之傳不傳固有幸不幸焉柳永荒服裔徼山川靈秀唐以前未嘗聞焉自柳子厚鉅鉅黃溪諸記出遂以爲鄴鎬鄂杜所不及不然蕪沒于蠻烟瘴雨矣若中洲者名勝固宜傳惜不見列于志載豈昔人求近遺遠遊屐之所不至而偶失之歟抑溪山秘靈而有所待歟

### 遊仰華山記

至瑞林寨既游于中洲從洲上遙望高山巖巖屹起江側環

瑞金縣志

卷十一 國朝文

四十三

拱如翠屏心甚異之同游者曰此仰華山也亦據瑞林之勝詰朝循江而下行三里許聞灘聲澎湃見水光動搖山影如行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須臾抵山根拾級而登松杉桂檜蒼然夾護道左石磴千盤猿攀狙跳而後及巔下視諸山若笏而拱若吏而俯若羣揖讓而朝若兒孫羅列肅立于左右其上爲朝元閣風簷月檻高出木末週望村落聚散如豆遠近行人斷續不異蟻子與夫烟雲出沒倏然萬變不出几席而目盡其勝回視中洲彷彿橫一葉于江流洲上樹木若帆檣森立瞻眺忘夕因畱宿僧舍宵鐘初動露立高峯星辰歷落閃爍疑手可摘取漁燈萬箇明滅于菰蒲汀浦間心神

曠邈身若在鴻蒙灑氣中顧謂僧曰予遊此未竟一日夜遂覺幽奇詭幻觸目紛來爾曹久住山中見聞得無異乎僧曰有之然不能悉數也惟是琪花瑤草紛紅駭綠林禽山鵲聲若笙簧日麗風恬雨霏雪積物與時遷景隨候變登高四望竊以爲靈鷲蓬萊僅作如是觀耳予乃歎山水之奇何地蔑有天下必五嶽五邱而後足以名山則非此遂不得爲山歟是山也開闢將百年矣里人狎之以爲無足異譬之王處冲方其隱德未彰見者咸以爲癡及王濟造訪不覺心形俱肅因喟然曰家有名士乃三十年而不知也茲山今日之與予遭也其亦猶是也夫

瑞金縣志

卷十一 國朝文

四十四

深隴梅花詩序

興國縣知縣

張尚瑗

吳江人

吳下呼梅爲驚蟄花古歷正月啟蟄而吾吳梅事之盛必於二月閩廣之梅則於十月詩家有十月先開嶺上梅之句予昔探梅於南海神廟而親歷之杜詩江縣紅梅已放春知蜀之梅亦在春前也贛居嶺北氣候稍後於廣每十一二月間梅事大盛瑞金之深隴其盛尤絕自城東權綿水十餘里中無雜樹土人藝梅爲生收其實侷橘柚之利有培壅而無斬刈日以繁殖山勢自壬田寨而西逶迤平行以結聚城郭深隴地勢內峭外夷數千萬梅承注趨赴縞岫皓坡參差隣比誠絕觀也楊子季重昆季羣從日以詩文相切口丁酉之冬

相與爲尋梅之遊命櫂攜壺分韻布箋同遊若干人凡三往得詩若干首其時爲長至之後臘之前先曰探迎其始也繼曰觀賞其盛也既曰再往梅已闌而睠睠乎有餘情焉陸羽嗜茶作採茶焙茶諸題玉溪子有殘雪憶雪之作標梅之三章亦曰其實七其實三而終之以傾筐墜有情有才之人往往流連于一物楊氏諸君之多才一門友教無處無詩特借梅以寓其情而深隴之梅得地與時足以繫人之情而發其才王右軍蘭亭集不成詩者有罰今所傳之詩共二十二家王氏子姓居多然亦未及半深隴之遊止十五人無不爲詩而楊氏得十三人焉其才之盛可睹也

瑞金北劉氏忠烈祠增置後寢記

忠烈祠者明隆慶己巳呂駕部來宰瑞金創建以祀宋諫議大夫劉公鵬并公子北靖州守舉夔者也諫議生于瑞後出守因官以家于壽春瑞之鄉賢首祀公瑞得而有之矣靖州公仕于宋殉節于金瑞之鄉賢不敢援公然公之族裔猶在瑞劉氏之追其先者亦得而並崇之善夫駕部之言曰公父子人品傳之天下可也祠歲久圯康熙癸酉劉氏族裔捐貲飭而新之歲丁酉裔孫芳聖芳綱芳孝亮等復增建後寢祀諫議之父若祖道祥祥祖公屬記于吳江張尚瑗瑗作而言曰趙宋有天下南北廢興之際崇甯政和紹興理亂得失之

間讀史者爲之太息流涕士君子不幸生其世抱君國之深憂荷世道綱維之重任萬死不顧一生與之相奮自安石撥其根怨確愴卞揚其波元祐元符諸正人猶疊爲消長蔡京起而獨操政柄二十餘年遂淪胥而莫挽當夫龔任二陳力疏攻之或進訣其母或退而授意其子或友人同志大義相勉端禮門所籍之邪等大約與賊京相撐拄之徒汴都淪覆臨安草創招撫河北守禦河南經畧關陝名將相無一得展其才皆誤于賊檜主和之論又可悲者通問請和之使陷北不歸之人若王倫宇文虛中其人皆蘊積忠義効節本朝而反爲檜之所忌用意傾陷諫議之抗疏不可相京彥和德翁

瑩中伯修之亞也靖州之蠟書遇禍正道叔通之轍也自有天地以來此不磨之正氣賴生于其間者共爲維持濟與不濟仁人志士止盡乎力之所能爲不能與造化爭衡而時事之善敗國運之安危實分乎其際蔡京端禮門鐫碑列名者百二十人同時被其沮廢實三百九人宇文叔通在金所遇東北人事皆憤恨陷仇思歸密相約結凡此諸賢其名不盡傳諫議父子獨不得與司馬蘇公領袖諸大賢及王宇文遇難最酷者名垂史傳其子孫猶習聞家乘而知之賢令尹呂已表章崇祀于前其亦衛名教發潛德之心也而族裔復葺祠于後且又追公之所從出報本反始其孝思亦與之無窮

蓋自宋祐思兩陵閱世至今六百餘年盼蠻有待而興且久而益振忠烈之遺澤長矣靖州湖南地未嘗入金舊碑稱北靖州宋金二史地志不載駕部以是名之其必有所據爾也

瑞金雙清橋記

嶺北無巨浸而川流特駛無巨浸則所在宜橋流駛則津涉維艱所資于橋者尤急顧水涸成梁王政所有事曰杠曰杙曰竿可隨時置之徹之而溪灘駛急之地川流深廣其用人力者勞而費亦不貲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辦予作贛志于津梁一事詳舉其說是時瑞金北門橋卽列其名方有事締構而未畢工于是起康熙辛卯迄庚子閱十載而橋成更名曰

雙清以其地故號雙清渡因舊渡而命之庀事之人曰劉鮮睿蕭弼勳康禹定若鑑又有攸助者楊又巨危次孟朱帝佐楊禹翔賴偉度而創議實始于鮮睿自爲記敘工之始末橋之修廣累址伐石之艱難翼瓦扶欄之巨麗所糜金錢若干兩又儲備田租若干畝以爲橋之修葺謀之經久而不壞寓書復請記于予予按志瑞金之水爲贛郡諸水發源最先貢水亦先經瑞與綿水合而後歷雩入贛綿水自天華山歷黃竹嶺由日東川入陳石山麓濫觴而出合壬田寨諸溪之水潏洄縣治北隅其地故爲閩汀粵潮經塗雙清古渡舟楫參差北溯深隴梅花爲村登毓秀臺凝睇山川互爲映發夫地

之有橋舍危就安固厲揭招招者所急資而亦眺覽風物遊目騁懷者之所樂得乎此顧山川之勝待時而發人事亦待時而盛瑞居嶺北最高菁嶂蟠互宜所不足者水觀而綿水貢水奔趨遙接數里間匯委汪洋渟碧凝綠柳渡雲龍並跨雙虹擅一邑之勝好義之士創興盛舉克臻厥成潤色山川之美觀而假手于拯物利人之善事其用意何如者乎予居吳江東坡先生稱吳江垂虹橋東南絕景觴客醉于此後追思之以爲其樂忘死蔡端明建萬安橋成合樂而落之予嘗過其地觀海而爲之望洋向若焉瑞雖無閩海與大湖吳湘之巨浸而雙清渡之勝夙所向往地固多才盍各爲詩賦以望否也

瑞金縣志

卷十一 國朝文

四十八

丙丁二峯記

知縣 馬士奇 大興人

山川清淑之氣鍾而爲偉人含蓄醞釀必久而後生旣生矣往往不盡其用此其故難天爲之未嘗不操之自人也今夫陽燧之珠方諸之鑑其可以取水與火夫人而知之使不承之以月影藉之以膠艾則水火無自而生矣夫山川譬之陽燧方諸也其鍾靈於人譬之陽燧方諸之取水火也非藉人力之維持設施而欲其貢福於人也不亦左乎陳希夷曰相天地贊造化無非此道蔡牧堂曰改天命奪神功人與天而

無間胥謂此也予承乏瑞金瑞於贛爲屬邑唐青烏家楊筠松流寓地也其邑之人士間有能通其道者予以簿書芻午未暇究其所以然今秋還自郡城學博楊枝珽明經賴梯雲賴定俸楊方堅楊方漁文學朱芾賴定遇楊長縉劉亮同諸紳士晉謁之餘首以修建丙丁二峯爲請予問曰方位之吉不獨丙丁今請建丙丁者何居方漁對曰午位乎南而丙丁附之離卦也離爲火火爲文明之象賴太素曰火星不高官不顯又曰太陽正火當星馬丙柳丁張更無價且丙丁合巽爲三陽三陽旣發山川之秀而催六秀之官玉尺所謂大微臨御南極呈祥者也二峯旣建懷奇負異之士當接踵而起

又何必蒼蒼然四神八將具備爲哉雖然此特未來者也欲驗將來曷稽已往邑乘所載堵明府諱奎臨者倡建巽峯于邑卒無所補後思巽辛相見之義復建辛峯而伯祖以任先生始以辛未擢甲第雖文章德業名噪海內然僅以南雍博士終自是而後以科名顯宇內者非不繩繩相繼卒多用不盡其才豈非火星不高三陽不備之所致乎我

國家菁莪棫樸加意作人而邑中魁奇卓犖之士旣人人自奮今有此舉已得山川之助行見並轡連鑣觀光上國必有彪炳寰區而光史冊者機於是乎肇矣方漁之言如此予旣喜其議論有據知必可信遂書而爲之序

重修雲龍橋記

知縣 邸蘭標 溧陽人

考邑乘綿江雲龍橋創自先朝廢興不一康熙丁丑前令陽信田公允賢全邑先輩楊公聿千等始倡率邑人以石易木法綦善矣至丙戌馮夷肆虐橋爲衝塌乃就其敝壞者架木以行蓋權宜之計也而貿易者因此各居其上構造店肆橋路遂窄隘行人擁擠幾無展足地乾隆壬戌冬祝融爲災延燬殆盡樂原唐公琴山來蒞茲土首倡修復石橋合邑士民踴躍樂從功雖鉅而眾不以爲勞用雖繁而人不覺其艱工將告竣余適承其後得遙觀厥成邑紳士請余記其事遂欣然執筆不敢辭蓋喜是役之功程精密堅好視昔有加豈惟瑞金縣志

遠故欲使好善姓名不沒于後亦且以示勸將來云

丙丁二峯碑記

楊兆嶠 邑人

予邑學宮山環水匯風氣完固而人文每鬱而不鬯何也形家謂丙丁二方文明之區無拔起之峯不足以振華舒秀前康熙己卯歲新修學宮成衆議建塔以補兩峯之缺時學宮初竣財力不繼乃于丁位因山之勢增益土石比舊稍加高尋丈削之使銳自是數科以來遂屢有獲雋之士則其成效已可覩矣于是建塔之議益堅但計所費不貲是以累年未決越歲丙辰恭遇

聖主龍飛多士咸有觀光上國之慕邑紳賴君岸羣偕弟佐廉慨

瑞金縣志

卷十一 國朝文

五十一

捐百餘金以倡而楊君德菴繼之亦捐百餘金同志之士因交相勸輸通邑咸欣然樂助乃召匠石相基址鳩材木聚瓴甃工役用興賴君兄弟與朱君牧夫楊君德菴學固雪舫賴君宁光楊君若紳日奔走兩峯間身親督埋雖沍寒酷暑不少避如是者三載工始訖而諸君之心力已交瘁矣蓋任事之難而成工之不易也如此先是縣北毓秀臺建于前明萬歷時林令君德廣辛巽二塔建于堵令君奎臨潘令君舜歷至是而丙丁二塔成卽諸美悉具無復有缺矣間嘗入彤宮登翰閣見諸峯森列相輪湧見焜燿光明氣象萬千其足以誕毓人文也豈顧間哉多士幸生名勝之邦又值

國家重熙累洽菁莪棫樸之化靡遠弗屆吾知必有魁奇傑出之英起而乘時邁會懋德豐功炳寰區而光史冊者固不獨區區科名之盛已也諸君締造之功誠偉矣是可書也兩峯工起于乾隆元年訖于三年十二月共糜金錢一百二十五萬有奇丁峯顏曰鳳鳴丙峯顏曰鵬圖賴君請予文以紀年月爲書其大概俾鐫諸石時乾隆五年孟秋月也

與張邑侯書

里役爲邑大害康熙二十二年合邑紳衿糧戶將里役困苦呈控上憲雖未一一革除其太甚者已汰去其半勒石縣門至二十七年署篆公祖佟目覩其弊不勝憤懣以爲如此虐

瑞金縣志

卷十一 國朝文

五十二

政相仍數十百年無有蘇其困者復以所訴積弊陋規懇詳上憲時大中丞宋公採訪下情廉知其狀將所條苦役盡行捐革復示勒石永禁里長名色而後入鄉里民乃得蘇息不謂今日乃議興復也瑞爲省會下邑在萬山中地瘠民貧連年來潦旱洊至人不聊生所賴良司牧爲之休養生息庶其有瘳幸逢我公福星來臨以經術文章潤飭吏治利無不興害無不除頌德歌功遍滿鄉邑私自嗟異瑞邑何幸得遇此慈父母哉急公赴事自宜奔趨恐後尚敢以無窮之憂煩公戚戚哉至于里役除去已二十餘年欲一朝復之貽禍非小往者里役之爲害也瑞僅彈丸邑里分八鄉編爲十甲十年

輪充名爲值櫃凡上官之差遣錢糧之收貯解遞大軍大役之來往迎送以及供薪水効奔走一切大小諸務總委之里長而各戶又有遇事生風之人鑽入充當指撥官吏以射利謂之里蠹遠鄉里民無有寓所不得不寄食于好事包攬之歇家彼于時事都不曉通每倚歇家爲心腹則肆其蠱毒用一筭十無異里蠹之魚肉其鄉民衙門自八房及胥徒虎視眈眈目里長爲奇貨而戶房尤甚錢糧經彼掌管稍失隄防則飛灑侵漁詭計百出一經查清罪歸里民故順承此輩不啻上官且日坐庫中以監收錢糧爲名享以佳肴美酒不足以供其口腹猶然使酒罵坐至于輸金錢任彼恣取而難填

莫敢誰何弊習相沿牢不可破夫戶無論貧富丁無論多寡總以均出爲公當故有糧者當糧無糧者當丁獨是滄桑之變何時蔑有有號爲大戶不十年至無升合錢糧亦充里長一名所費不得不派乎丁窮漢單丁衣食不能自給每遇大當一丁有派至二三十金卽墮地之赤子其數亦如之措辦不及則官隸之催督同甲之徇勒如豺狼惡獸之搏人計無所出至有自經而死者有服毒投水死者有生子托言生女甘心溺死而不悔者夫從來之虐政雖多豈有使人自殺并以殺其初生之子慘至于此仁人君子當亦痛心疾首所不忍聞除之惟恐不速此前日佟公祖之遺愛我瑞人比于甘棠而我瑞人之世食其德所以至今猶家尸而戶祝也近日事情雖非往日可比然以公慈祥愷悌豈肯作此舉動特出于事之無可如何迫于勢之不得已計無復之始出于此公不嘗語余曰政當去其太甚者又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則公之所以治我瑞者亦可知矣故治績風聲不朞月而赫然大著已爲當道所屬目報最超遷不出三年之外乃以一時之權宜而貽瑞民無窮之災害愚者且不爲而謂我公爲之乎此瑞人不禁嘆息咨嗟竊爲公所不解凡此狂瞽芻言公然呈于左右未審肯賜裁答以收千慮之一得否某再頓

首

答張邑侯書

代

自明公蒞任於今三年吏治文章當今無偶仁風所播無不稽首歸誠遵行約束尚敢與明公相齟齬哉况補空一事在明公亦不過奉行憲檄爲積貯大計豈若貪墨之吏剝萬民脂膏以填一己之谿壑哉第揆以今日之時勢又採諸道路悠悠之口似有可商者先是瑞邑之民務本不逐末民雖不富然亦不至於甚貧是時人心一而風俗同趨事急公惟命是聽正供之外有雜派其派有十倍正供而不以爲怨者積習使然也自後公祖父母清正廉仁愛民如子不派民間分文近四十年而人不以爲德者亦積習使然也大凡人情少

瑞金縣志

卷十一 國朝文

五十五

所見則多所怪幸生太平無事之時目不覩政令紛更之習上下清安忽而有公費一派人心搖矣不數月忽又有補空一派人心愈搖矣夫小民無識豈知積貯大計本爲已而設故萋菲之言鑱磨金石幾令聞者髮指獨是廉明如公政績聲聞不減古循吏風一旦冒此不韙之稱弟極力致辯則又以爲諂媚逢迎交通官府爲肥身之計甚矣風俗偷薄一至于此尋其根由民窮財盡要亦無怪其然弟只得堅塞兩耳不一置喙屢蒙折簡相召未敢一趨公庭豈左右袒於其間哉時勢堪憂人言足畏也且此事前人雖有行之者田侯之虧空郭侯奉藩憲爲之補空田侯之仁恕漸漬於人心一十

三載瑞人至今猶思慕之不已故樂於輸將雖以遵上憲實以報田侯也又其時風俗醕謹會計上倉穀至萬四千石有奇而瑞人不以爲甚害年歲登而穀價平距今已十年矣天道一變世事遷流如江河益下大非往時可比自洪水爲災連年荒歉每當春夏淫雨浹旬山溪暴漲田爲衝破不能培補者不下數萬畝田旣失租賦不能減今歲氣象頗稱豐年其實止得半收不能無望于秋藝自夏徂秋不雨已經兩月田盡荒蕪不得種植其種植者今俱槁死百不獲一兼以頑梗不逞之佃戶據田抗租與田主爲難者十家而九田主所收不過十之五至十之七便爲全收有名無實糧戶之空虛

可知矣糧戶之空虛何以爲窮民之仰賴今又加以補空一派至目下米價湧貴下流竟爲阻絕此嗷嗷待哺者食不充腹衣不蔽體仰不足事俯不足育而父母斯民者置之膜外撫綏無聞科催是急不幾令合邑生靈一旦委於溝壑古之司民者當天灾流行饑饉薦至則痛心疾首以自引咎悲天命而憫人窮爲之輕徭薄賦其精神所格往往轉禍爲福易灾爲祥廉明如公甯不知出此在公今日亦或以爲此舉原奉憲檄爲積貯之大計豈若貪墨者剝萬民脂膏以填一己之谿壑哉夫以明公之仁心仁聞消彌此舉亦非甚難不過將此情由申詳上憲上憲之清廉仁愛未有不如此詳萬不

可已請俟來年穀豐價平行之亦未爲遲愚誠所見聊當芻言倘謂此爲迂闊之談不足採取是非可否自有主張亦不必揆之時勢卜之輿論則非弟之所及知矣弟沐浴化於今三年蒙公知愛又有詩文聲氣之投若事屬無礙自當趨赴聽公命爲瑞人先但時勢人言洶洶如此此弟所以言之不啻再四敢與公相齟齬哉正所以報公三年之知愛也言狂計愚不避忌諱死罪死罪某拜白

綠漪園施茶記

賴聖儻 邑人

綠漪園距城西二里許余族伯明經士蔚先生之別業也園中古木千章偃蓋虬形不一而足叢篁修竹匝地綠陰日光

瑞金縣志

卷十

國朝文

五十七

時漏葉罅中先生結屋於此爲讀書習靜處前後池水環繞芙蕖菱芡葭蒲之屬與夫百卉雜植無事栽培而依時吐秀晨夕百鳥啁啾宛若山林其名勝爲一邑之冠牆屋外爲西郊孔道往來行人絡繹不絕每當酷暑炎蒸行人皆暴烈日中無一滴之漿以解煩渴先生惻然曰君子處世非僅計一身之安便故居則念行役之苦逸則切勞攘之嗟我今身居廣廈蔭嘉木披涼風日擊行路之艱可不代爲之謀乎因創亭一區以爲暫息之所募僧煮茶以待過客每歲自五月朔始至八月晦止約需費錢一萬二千有奇乃置田若干畝歲收租息以供其費蓋欲使世世子孫得踵而行之以無忘先

德也距今百有餘年往者來者勞有與息渴有與飲蓋習爲故常而不知誰之爲之而其子若孫繼而承之亦若日用飲食之不可已而忘其爲德施焉吾于是嘆先生之貽謀爲至深且遠也夫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人世變遷之故曾不能以一瞬故金谷名園烏衣第宅一再過焉而鞠爲茂草廢爲邱墟者比比也而先生一念之仁至慮及子孫垂之久遠其子孫亦遂能世守勿失至于今亭臺無恙林木依然蟬噪鳥鳴猶想見先生之愷澤芻流方長而未艾也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不信哉